



“山头日日风复雨，行人归来石应语。”石头当然是会说话的，石头当然也要说话。望夫石如是，泰山石敢当如是，埋在地下的石头也是。

恐龙消失了，但它们还在，是以石头的形式存在下来了。它们以另一种方式，生存并生活，且跨越了地质的若干个代、纪、世，且仍在创造着新的时代、命和运。

在大同市博物馆里，那几尊重新站立起来的恐龙，依然挺拔，依然雄健，依然是“岁月不败美人”的姿态，静下来，能听到它们血液流动的声音，心脏跳动的声音，还有欲望从身体里渗出来的声音。

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在石上流淌的，又岂止是清泉，还有不断坚固的节奏，重塑自我的坚强。比如那些树木，以为它们只以树的方式存在，但在泥土之中，却有着另外的形态，使它们依然枝繁，依然叶茂，依然亭亭玉立着，把一种叫时间的东西，延续成顽固与坚硬的状态。还有更多更多的植物和动物们，它们是活着的，石头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，它们赋予了世界新的感觉和认知。于是有了石油，有了煤。大同是煤的故乡，大同煤的形成是数百万年自然作用的结果。

千百万年来，一棵树长起来，另一棵树倒下去；一季叶子落下去，另一季叶子长出来。还有那些花花草草，都是尘间的过客。

所有的过程，都是覆盖。

比如今天覆盖昨天，明天覆盖今天。

比如雨水覆盖雪花，脚印覆盖道路。

比如遗忘覆盖记忆，死亡覆盖生

命。

……

覆盖不是失去，而是重新开始。那些被覆盖到地下的物们，寻找着新的生存方式。大约是在古生代的石炭纪和二叠纪，大同湖周边气候温暖湿润，植被茂盛，大量植物枝叶和根茎在湖水里、沼泽中、地面上不断堆积，形成了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层。随着地壳的不断变动，这些腐殖质层被埋入地下，与空气隔绝。在长期的高温高压条件下，这些有机物质逐渐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，最终形成了黑色可燃的沉积岩。若干年之后，总会有烟气从地下生发出来，也有的在地面燃起火光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开始从地表和地底深处挖出一种黑色的固体，慢慢知道了它们能够燃烧，能发光发热，为其命名“乌金”或者“来自地底的太阳”。

北魏的郦道元先生在他的著作《水经注》中曾有记载：“水出西山，东流注于黄水，黄水又东注武州川，又东历故亭北，石合火山西溪水，水导源火山，西北流，山上有火井，南北六七十步，广减尺许，源深不见底，炎势上升，常若微雷作响，以草爇之，则烟腾火发。”“一水自枝渠南流，东南出，火山水注之，水发火山东溪，东北流出山，山有石炭，火之热同焦炭也。”

植物石化以后，把从太阳那里得到的热储起来，在特定的条件下，它们便发出了光，发出了热。它们的意义是从燃回春光、照破黑夜体现出来。正如明代的于谦先生在《咏煤炭》中所言：“凿开混沌得乌金，藏蓄阳和意最深。爝火燃回春浩浩，洪炉照破夜沉沉。鼎彝元赖生成力，铁石

## 让灵魂在圆融的世界徜徉

曾强

读书有什么好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。

对于急功近利者，读书的功用是相当有限的。毕竟，读书只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形上之道。即使有益，也往往持久才能体现，更多集中在身心有益、思维宏约、心胸开阔的一面。

现代社会生活的闲适安逸，使读书逐步摆脱了功利性，越来越成为一部分人的“旅游”性的猎奇兴趣和主观意向。比如，某次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在读楼宇烈先生所著的《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》一书，马上有朋友就说明天去买，还有朋友说遗憾她那本书送给了别人，等等。显然，朋友们想叫我知悉，我们平时在一起是可以“有谈资”的。“有谈资”能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无非只是想说明，我们能共同的话题，可以谈到一块儿。当然朋友们在一起“有谈资”时难免会有争论，但争论并不是谁要“灭”掉谁的读书体会或观点，而只是想阐明：每个人，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观点，和有深度思想的。而形成这些只为聊天，“知道”或“争论”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想、观点以及广博知识的可靠来源，无非就是读书。

因为读书，也恰好是我们能成为朋友的关键原因。很多能成为朋友的人何尝不是在读书的基础上，这样相互砥砺、互相探讨、彼此争论、互相碰撞，不断激发灵感，而求同存异，以至于彼此欣赏而惺惺相惜的呢！

于是，即使自觉“没有目的”的读书，其实很多人还是有选择有一定目的性的。比如我写艺术评论，有时也“卡壳”，总觉得是因为自己“肚子里缺东西”，甚至“没东西”。怎么办？不能凭空想象，不能胡编乱造，不能无的放矢，就只能平时“泛补”，读一些经典哲学书籍，读一些美学著作，或者读一些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典籍……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，读书多了，眼界就宽了，思想就深了，不知不觉中的学问就积淀下来了，写文章就顺畅了。

读书，一方面当然是学习，广博知识，丰富思想；另一方面则用以产生观点上的矫正、怀疑，以至重塑。带着怀疑的心态读书，必然能激发出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灵感。看的书多了就知道，不是每个人包括名家的见解都是“绝对正确的”：同一句古人或西方哲学家的言论，不同人往往解释是不同的，甚至大相径庭。比较典型的是，注释《论语》的书籍很多，如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《论语今释》，及很多其他学问家的注释，他们每个人的注释都不尽相同，各抒己见。读的时候如果带着怀疑的心态和思辨的意趣，便会感到这些现代名家的一些注释还是不那么尽如人意，还是不那么契合原文主旨。

这些都正常。人的学问毕竟是有限的，谁的见识上都难免有“死角”，有“漏洞”，看法上也就容

易有些片面，甚至极端的“偏见”。遇到陌生的领域，既可能会一知半解；也可能纯粹不懂。这时候，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继续读书，就是有目的地继续阅读相关书籍，甚至阅读各种“杂书”“闲书”。

所谓“相关书籍”往往与专业有关。这好理解。所谓杂书、闲书，其实无非就是杂七杂八、可观不可观、有品无品的各种各类正规、非正规书籍。我也常读各种闲杂书籍。觉得这些书是不能读，而是读过之后要明白其“闲杂”的原因；写成了不咸不淡的流水账，还是写成了低俗奇艳的故事？写得观点偏激，还是写成了心灵鸡汤？是讲大道理的“无用”之书，还是讲日常实用技能的“俗用”之书？总之要弄明白其“闲杂”在何处。

认为哪本书不好，一定要找出其原因；感觉哪本书很好，也必定要形成自己的知识和见解。这应该是“学而时习之”的必然。每当把读过的书能反当出“酸甜苦辣咸”，反当出思考后的品味，反当出社会的结晶，反当出人生的况味，反当出知识的积累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就说明我们的读书不是无用的，就必定有了收获，也就有了读书对我们潜移默化着的能够陶冶心性的一些闪光品质。如果，读了只是读了，只满足于闲眠的一般的暂时的感官消遣，别说什么知识的积累，这样的读书只能是“过眼烟云”，甚至过后自己都怀疑：我什么时候还读过这本书？这就失去了读书的意义。

当然，因人而异。有人读闲杂书并不追求什么收获的意义。即使只是消遣，其阅读的本身就就是一种标志，也是一种意义，这就完全没必要为了意义而意义。意义就成了一个人的心设或内在需要。

其实，阅读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，就是能增强记忆力。

我的记性从小就很差。知道自己记性差，只能想方设法去弥补：一是有有的书不得不读几遍，二是下笨功夫做笔记重点。读过不记得不怕，大体有个印象就好办了，需要的时候可以再次查阅。当然这算为适用写学术性的东西所做的准备。事实上，读闲杂书籍的时候，大多还能够联想起自己曾经类似的经历，激起若干年前已经被尘封的记忆。长此以往的被动“激活”，不知不觉，连自己都有些诧异：竟然长记性了！这便是多么惊喜的收获呢！

事实上，阅读，一方面可以进入、观赏、玩味一个别人构建的各种各样的世界，另一方面，也可以通过别人的世界，重塑和再造一个能对自己产生圆融交通的隐秘世界。哪怕过这个世界别人觉得多么无用、无聊或者无趣，能让自己的灵魂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自由自在地徜徉，总是特别值得特别愉悦也可能是特别高光的美妙事情。

## 读书让我拥抱世界

王丽红

我常常想，若不是那些书，我生活在这间小屋子迟早会抑郁的。

小时候，我常趴在窗台上，看着弟弟妹妹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们，他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儿唱着歌背着书包去上学。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巷口，我就把脸贴在玻璃上，直到呵出白雾模糊了视线。时间给予我的只有孤独寂寞，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书。我不能走路，但我的心会跑、会跳、会飞——是书给了我一双隐形的翅膀。

姥爷是我人生中第一位启蒙老师。每次他下班回来，等不及把身上的煤尘掸干净就坐在我床边，用粗糙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点着我认字。他认得的字也不多，教得磕磕巴巴的，却格外认真。“这个字念‘人’”，他说，“一撇一捺，就是要互相支撑着才能立住。”

认的字多了，我就开始啃弟弟妹妹的旧课本。那些被橡皮擦得发毛的书页，成了我最珍贵的宝贝。遇到不认识的字，我就查那本掉了封面的字典。字典被我翻得卷了边，像一块酥酥的烧饼。

记得第一次读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我哭湿了半个枕头。保尔在冰天雪地里修铁路的画面，和窗外那棵歪脖子树重叠在一

起。他瘸着腿也要往前去，我虽然不能走路，却在书里走遍了千山万水。

现在我的床边堆满了书，阳光好的时候，灰尘在光柱里跳舞，我就安安静静地读书。读到入迷处，连饭都忘了吃。

前几天整理书柜，发现那本旧字典还躺在最底层。它陪伴我走过漫长的岁月，成为我的良师益友，看到它就不由得回忆起姥爷教我认字的场景，翻开后看到扉页上姥爷写的字，我忽然想起他说过，煤矿里最黑暗的地方，也会有人戴着矿灯走下去。

是啊！我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有一张床的位置；我的世界又很大，大得能装下保尔的乌克兰风雪，装下海伦·凯勒的波士顿花园，装下唐诗里的月亮，装下托尔斯泰的俄罗斯草原。

这些年来，我陆续拿到了几个文凭。每次把证书捧在手里，都觉得沉甸甸的——那不只是几张纸，它们的背后是无数个在台灯下度过的夜晚，是姥爷粗糙的手掌，是弟弟妹妹省下的钱给我买的新书。

如今我仍然走不出这间小屋子，但每打开一本书，就是推开一扇窗。书页翻动的声响，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。



## 岁月与我说来话长

许玮

书网几番“按图索骥”，始终没能找到相同的。

往事重提，我妈早就忘了，诧异地说：“不记得了，我还给你们买过作文书？”望着她两鬓的华发，想着几十载逝去的岁月，我不由得眼眶一热。塞北的风吹过，乡村景致滋养着我的阅读兴趣，也塑造着我的人生风景。年少的记忆，永远沉在了时间的湖底，而岁月总是悠长，一本普通作文书，丰盈了我少年的心。

——

就是那一年，秋天，我们家房后的大白杨，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如波似涛，激扬起生命的风采，也掀动着我的这颗敏感的心灵。

一个周日的黄昏，大我五岁的姐姐放学后拿回一本书，绿色封面，装帧精美。晚饭后，她坐在灯下静静阅读，一派沉醉的表情。我满的好奇，却不知那是本什么书。临睡前，趁她洗漱的工夫，我悄悄拿起了那书，内页为彩纸，收录的文章都很短。我随手一翻，翻到一篇题为《往事（二）》的文章，署名冰心。“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，无可比拟！仿佛万一，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，虽是照人的明艳，却不飞扬妖冶；是低眉垂袖，璎珞矜严。”

虽然之前我已经知道了“冰心”这个名字，也在语文课上学了她的名篇《小橘灯》，知道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作家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冰心还有比《小橘灯》写得更美的文字啊，一下子便将我的心灵攫住，尽管我还读不太懂她要表达的深意，但那清纯秀丽、典雅精致的字句，还有浓浓的古意，着实令人陶醉。

如果说，我妈给我们买的那本《小学生作文大全》是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，那么，姐姐拿回来的这本，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书，尤其是冰心的文章，我几番默诵熟读。然而，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书不见了，想必姐姐将它还给书的主人了，但那绿色的封面、书中清雅秀逸的文字，令我久久难忘，而因了封面的那抹绿色，我脑海中不时浮现着一片广阔翠绿的田野。

那个秋天，房后的大白杨，齐刷刷地接受着秋风的检阅，但许多年后，因村里要修路，它们被砍伐殆尽，连村子的样貌也几经变迁。我好几次跟姐姐提起那本绿色封面的书，她总是一脸茫然地说：“我咋不记得呢？”是呀，她只比我弟弟大五岁，那会儿，文字里的我们，以及我们眼里的文字，都是那样清纯稚嫩。

遗憾的是，我同样没有记住那书确切的名字，只记住了它绿色的封面、斑斓的彩纸，以至于多年后试着在旧书网上搜寻，终也没能找到。那应该是一本中国现代作家的美文集，而冰心的文笔启蒙了我的文学感受，以至于后来，我成了她的一名热心读者，但凡在报刊上见到她的作品，必要阅读，有的还剪下来，粘贴在剪报那里保存，存留着一份岁月的馈赠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高大的白杨树还留在我心底，如同那本美文集的绿色封面一样，跃动着生命的蓬勃，让我在流逝的岁月里，始终不离文字的浸润。

1997年，为了我和弟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，爸妈决定把我们家从甘河村搬到大同市里。

从那时起，往事便多了些离别的滋味。

——

1997年夏秋之交，甘河村被浸泡在一场持续了十几天的阴雨中，房倒屋塌随处可见。

恼人的雨不见停的迹象，而铅云密布的天空，更是让人看不到一丝放晴的征兆。因为下雨，我们都窝在家里，那个暑假显得百无聊赖，等雨稍稍停歇的时候，我欣喜地拎了把伞，去同班同学幸海春家玩儿。

海春家在我家房后，就在那排大白杨下。海春在我们班同学中属于比较顽皮的，平日几乎不见他看书，但我走进他的屋子时，一眼便瞧见墙上有个小书架，东倒西歪地放着几本书，爱书的天性使我上前去瞅，一位日本作家的书，最先跃入我的眼眸——《暗夜行路》，志贺直哉著。